

欽定四庫全書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道可道章

○喻清中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者太極之全體萬理之總名鴻濛肇判鑿極既莫強而名之曰道其所謂道未嘗不可道也而道之精微道之玄妙則非常人之所能道天地亦道中之一物有一物必具一名輕清而上浮者則謂之天重濁而下載者則謂之地昭乎可觀者爲日月燦然有象者爲星辰人皆得而名之而其所以輕清所以重濁所以久照而不息其理安在常人孰得而名之夫子言性與天道以子貢之聞一知二且不可得而聞况不如子貢者乎聞且不可況得而擬議之乎嗚呼夫子聖人也子貢其常常者耳程伊川睿指食卓問邵康節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康

節之子伯溫記之但云極論而不言所論云何使後之學者竟莫得聞其梗槩此豈常人之所能道常人之所能名耶太極未分沖漠未朕其名未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始者指其初而言也名既立矣陰陽有

陰陽之名萬物有萬物之名則千變萬化皆自此而出千條萬端皆自此而生故曰

有名萬物之母母者生之所自出也猶坤稱母萬物資生之謂也常無常有是句讀

道之爲物靜無而動有不於無處不足以

見其妙不於有處不足以見其微妙玄也。

○要也又微之極也微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微微歸也欲者要如此也善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者蓋欲觀其極致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者蓋欲觀其

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其說高矣手細玩味謂可道者非常久之道則可謂可名者非常久之名則未可盡於下文有名萬物之母一句微有窒礙故也大槩道字靜而重可道常道二字動而輕名字亦然此章居一經之首老子示人之大旨學者造道之極功皆基於此談經者宜細繹之

○胥六虛曰道可道非常道道開口觸諱了

也如未解且聽爲蛇畫足矣原夫混沌沌無形無名開闢以來自古固存大智不能測神口莫能言聖人默而知之不忍後世無聞強以道字爲無形無名者之寓使得有可稱而通達於後學也故曰道取其通達之義雖然此旣其文而旣其實耳實之一字須要各人自誠自悟自證其於道也方有實用若然者可與天地並久可與日月並明否則惟事文理言論爲至猶寒者說衣綾錦飫者言飽珍羞是則美人也齋林氏釋此章謂道本不容言纔涉

聽聞全無實濟其於道也豈能常存乎故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可道既非常道則道之一字分曉要人自得之耳名可名非常名夫道之一字亦是無形無名者之名也如不造其實惟徇其名可名之名飄風然驟雨然焉能久而已哉無名天地之始言天地之始於無名者也有名萬物之母言自有天地之名事事物物皆由斯道而生母生也此兩則語乃聖人勉人窮理盡性之大旨呼人生與天地一也如母之理奚殊焉胡爲不究哉故常無欲至觀其微此二句聖人爲後世開示悟入之門俾學者於此探索必有所造何哉常乃常道也無欲有欲常道之動靜也觀察也妙微妙也微歸也晏子曰微也者德之歸也夫寂然閒居無思無慮常道之靜也於此可以察見常道微妙之本體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有感即通應事接物常道之動也於此可以察見常道應變功用之所歸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明其體達其用知其

歸聖人之學備矣苟不知其歸流而忘返衆人也知體而不知其用一偏之士也未悟其體而能飾其用者理學也體用兩明千轉萬變道無不在者至學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此兩者乃指前有無妙微也同者同於常道也異名則兩者之名也常道未發無有無妙微之分是所同也發出則有無妙微之名列矣是所異也故曰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人能知是兩者未發之間可謂學造深遠矣玄深遠也故曰同謂之玄夫行遠者必有所至今所造雖遠然未有至處則所造未至乎極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玄則所造之至極矣至極則謂之衆妙之門也衆妙之門五千至言無量妙義悉由是出聖人開是門者意其後學有

常之道也可以別外妄求有爲動亂其心執著他事者非其平常之道也道本無名從此一氣生出天地萬物有名爲萬物之母也人心未兆無知巧拙造出萬般器物立名是心生爲萬物之母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者常無愛欲回光返照以觀其本性真妙也常有欲以觀其求生行徑循微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無欲入於靜有欲出於動動靜機同其本原故有異名也同謂之玄者同其本心未發彰時難料也玄之又玄者常人之心難測況聖人之心乎機懷深奧探賾不得也衆妙之門者應變萬事從此出妙用則無窮也

蘇敬靜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天之道也名道之名也天之道如可指爲世人之道則非吾常行之道也道之名如可指爲世人之名則非吾常用之名也天道一自然而世人之道則有帝道王道霸道之殊道之名一清靜而世人之名則有仁義禮智

信之異老氏道爲自然名爲清靜固與世人之所謂道所謂名不同也老氏生於衰周蓋見當時王道已衰霸道將起思以天道自然爲治見當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若仁若義若智若信壹是紛紛思以清靜無爲爲化故有非常道非常名之言其學至漢文曹參用之能致安靜之效寧一之歌西晉不善用之而稔成清談之禍亦各隨其所用之何如耳無名至萬物之母太極渾淪天地且無名非天地之始乎雖未有天地而天地已具於太極之內故曰天地之始天地肇判萬物方有名非萬物之母乎既有天地而萬物即生於天地之間故曰萬物之母常無欲至以觀其妙太極亘古今有理無形無則爲妙矣故欲以無而觀其妙天地生萬物亘古今常有有則爲微矣故欲以有而觀其微微邊微也萬物之生當窮其四邊而觀言其生周遍也有生於無無能生有老子爲書以有無二字立言蓋見易書詩春秋皆說有吾

今說有生於無無能生有固是高矣遠矣  
却不知墮於虛無然以老子之書觀之亦  
未盡爲虛無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絕  
巧棄利益賊無有如以道佐人主不以兵  
強天下如佳兵者不祥之器如以正治國  
以奇用兵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  
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  
彰盜賊多有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如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  
其上之有爲言皆中理蓋老子言無而不  
道於有易詩書春秋言有而或遺於無豈  
可槩以清靜無爲言之哉此兩者至謂之  
玄兩者有與無也同出於道而有無之名  
各異同謂之玄玄者玄妙也二者名雖不  
同皆極其妙無能生有無之妙也有生於  
無無有之妙也其理玄妙同謂之玄則不可  
以有無論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深有無  
而謂之玄則又不可謂之玄矣謂之玄之  
又玄可也無能生有有生於無天下萬善  
衆妙集焉皆從此而出非玄之又玄乎

吳環中曰道可道章道果有物乎吾不得而知之也道果無物乎吾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則道果何物乎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即道也天地間惟道爲大實在人物未生之前及其生也於是道之名生焉呼道易言乎哉周至昭王時老子著道德五千文傷周之衰人物滋偽世道險巇欲一挽回爲粹古之風故於第一章首論道樞有常道常名有無微妙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等語其旨隱而不露其言近而弘深自漢迄今解者不止百家各出已見坡不敢妄爲異說亦不敢以經子史爲證祇就老子書中尋究庶不差誤仁義禮樂政刑兵法財貨求賢治國安民之理諸家解已詳悉大槩老子一書教人於無形無影處加存養體察之功於念頭動處乃生死之機純著念却又不是欲毋意毋我兩至其極此其所以異於吾儒之所謂道也善乎文公朱紫陽之語曰老子一書中涵仙意紙是自家占便宜清靜無爲而已斯言盡老子

之旨矣老子之所謂道非世上尋常之道也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天地生又曰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此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尋常之道也老子之所謂名非世上尋常之名也故其言曰吾不知其名強爲之名又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此老子所謂名也可名尋常之名也故繼之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既非常道又非常名若有若無有無互用者不滯於有無者不泥於無無不

說破一書間見迭出拔反覆沉潛至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喟然嘆曰一乎一乎其爲道之根抵乎是一也歛之則無散之則有莊周曰人得一萬事畢信斯言也道果生於一矣果能此道矣致虛極守靜篤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出入生死入水火貫金石乘虛御風此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此下士聞之大笑也吳筠稱深於道者無如五千文豈欺我哉

在先有不在後生而不有爲道之母故於無上觀道之妙於有上觀道之微妙與微妙有與無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幽深之義非取乎色玄之又玄幽深而不可究詰衆妙之所由出門者有無出入之門得其門者寡矣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爲萬物之奧無有入手無間豈不爲衆妙之門乎老子首章首論道樞以有無二字貫常道常名爲一書之旨獨於道字上不十分

此是虛處做實用口說不成故曰可道非常道若工夫成了時道出來底真是常道名體虛難名可名非常名只喚做道已是强名纔有名便非妙道無名天地之始混沌以前有名萬物之母用從體出母乃用名其用無窮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至神難名曰妙反觀乎內而無可欲者潛其神也常有欲以觀其微猶小道曰微動觀乎外而欲有爲者施諸用也此兩者至玄之外玄同出體也異名用也體既玄妙用又玄同出體也異名用也體既玄妙用又

柴元暉曰道無極而太極體虛用實內約外博可道非常道萬古不變一真悠久曰

常道常道無可言者也非無可言也不言之言也不言是體四時行百物生是用這生底行底便是不言之言要知此理須向靜中默會个活潑潑地底是誰方會得不言之主宰脩道以性爲體以命爲用養神則性靈養氣則命固神是默言于中而不能言于外者必假氣以發言也氣是聲言于外而亦審言于中者必忘言以養神也又名者所以形此道也謂之無非無其實

也無其名而已謂之有非有其實也有其名而已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人之生也實始於父而成形於母故天地萬物亦父於無而母於有妙猶妙有之妙微歸也列子死者德之微張湛注謂微者歸也是也蓋方其未有一物之先森羅萬象之理已具及萬物散殊之異未有不歸於一本者故體道者常無欲以觀其妙所以存其神而感通天下之故已會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有欲以觀其微所以觀其復而歸根復命之常已見於芸芸並作之。○

○  
空之意同謂之玄則所謂不屬有無者也捨遺○嚴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爲非道也無爲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爲而無所不爲○太平光師曰有對則名異絕待則玄同志玄之玄則曰玄玄○秉文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亦非道莊子語默皆不足以盡道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無名者道之似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寄之重玄

諸子旁證○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愁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鬱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睨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鏗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

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循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陳抱一解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即道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爲有道可言若有道可道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翻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既翻出不可道即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爲口道之道愚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眞空使其可空即是  
有物空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眞空乎知空可空非眞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

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爲而道獨不可以人爲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言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强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强名之名爲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强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時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

也然則人與天果何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憂而鬪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鬪或介而不交於物或鳴而呵叱之或噴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鑠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爲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强名曰道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文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主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空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

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大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文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主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空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

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  
可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  
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  
非常名也五常異道而復天下三王殊事  
而名立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師曠之調  
五音也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  
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  
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  
王之別不宜即廢末世之事善者即之故  
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法故曰道可  
謂道乎若以首一道字爲老子之所謂道者居  
一篇之首而此道字乃非老子之所謂道  
也豈老氏以道名篇而首一字却言世所  
謂道乎若以首一道字爲老子之所謂道  
然如此則常道兩字乃指世人之所謂道。  
若孔安國書序中所言之常道也但下章  
有知常曰明之語而本章又有常無欲以  
觀妙常有欲以觀微之言豈以常字爲常  
人之常也哉兩說皆似有病今再三紬繹  
而思之蓋首一道字與下常道字皆是言  
道之體特可道之道字則指世人所謂道  
而言之若曰吾所謂道者非世人可以指  
言之道也若可指言之道則非吾所謂自  
然之常道矣所謂常者言其無物不有無

石潭曰道可道非常道此一段有兩說不  
同有以首句道可道之道爲可得而言之  
而常道爲不可言之道者有以首句道  
可道之道爲老子之所謂道而常道爲常  
人之所謂道者然首一道字以爲可得而  
言之道則是老子反以世之所謂道者居  
一篇之首而此道字乃非老子之所謂道  
也豈老氏以道名篇而首一字却言世所  
謂道乎若以首一道字爲老子之所謂道  
然如此則常道兩字乃指世人之所謂道。  
若孔安國書序中所言之常道也但下章  
有知常曰明之語而本章又有常無欲以  
觀妙常有欲以觀微之言豈以常字爲常  
人之常也哉兩說皆似有病今再三紬繹  
而名則其名各有對待如下章所謂美惡  
難易長短高下不得以爲常非吾所謂常  
名矣故知此二句只是解上二句便是後  
章强名曰道之意猶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此一段亦有兩說有以無名有  
名斷句者有以無與有斷句者以無與有  
斷句似乎高矣然下章有道常無名始制  
有名之說不知亦可以如此斷句乎是知  
古人以無名有名斷句者爲是盡大道之  
體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以其冲漠

無朕不可得而名故曰無名雖曰無名實爲天地之始也以其萬象森然已具其理有可得而名故曰有名既曰有名則爲萬物之母矣始者言其所自出有生於無故曰始母者言其已有兆朕如胚胎之已具者也故曰母此始即如易之所謂太始母者如易之所謂成物也但易主乾坤而言此則專主道而言耳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一段亦有兩說有以無字絕句者有以欲字絕句者以有字建之以常無有者正指此段常無常有之說也然老子後章又自有常無欲三字連說者則豈容以無字斷句哉以欲字斷句則於莊子有礙以無字斷句則於後章有礙然莊子最得老子之真者也豈後章無欲字特偶然同於此章不可爲例耶然既兩說皆有所本則不容棄一說而取一說也蓋以無字有字斷句者言道體也言無欲有欲者言人之體道也常道隱於無故

於無處可以觀其妙常道顯於有故於有處可以觀其微妙者言其不可名者也微者言其有可名者也若欲字斷句則人常能無欲可以見其常無之妙此猶大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常於有欲處則可以見其常有之微此猶大易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於無欲而見其寂然不動之妙於有欲而見其感而遂通之微則道之體用得矣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此即儒者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說也兩若有

妙無不由茲而出故謂之門夫以一理而出萬理此似與儒者之道同矣而與儒者之道卒不同者蓋儒者以事物爲主而道寓於器此則以虛無爲主專以道爲精而超乎事物之粗故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  
有即顯也惟一源故無間也同謂之玄者謂之有不可謂之無亦不可以爲有耶則其體似無以爲無耶則其用似有故謂之玄玄者有無不可分之謂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莊子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名者即莊子所謂有有者也無名者即莊子所謂有無者也玄者有則不可謂之